



散文·美景履痕

秋天的痕迹

□安小悠

一到秋天,我就开始浮想联翩,在越来越蔚蓝而高远的天空下,我闭上眼睛,所知所感所思所想皆带了些秋天的痕迹,几乎全是那些关于秋的人、秋的事以及秋的风景。

小区北门栽着一排国槐,秋天一来,似花非花的落蕊,青黄色,总是在清晨的灰白的水泥地面上铺排一层,似雪,我走在上面,虽无踏雪时的“吱吱”声,但依然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。我总是举着相机想把那些花拍下来,可那花色与羽状的树叶的颜色又极接近,我总不能聚好焦,拍张满意的照片出来。

在树下常常能遇到一个老人,她坐在一把老旧的藤椅上,面无表情,有落蕊飘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她不管;身旁有络绎不绝的行人和车辆,她也不管。她就那样坐着,一待就是半天。即便我从未和她说过话,但她的落寞却显而易见,如同深秋的寂寥,全部刻在了她的眼睛里,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,稍微吹进点风,就流泪不止。人生的秋天啊,总是不如春天明媚和热闹。

临着澧河,我四季皆喜在河边行走,河岸的柳树,在秋天整个树冠如同翠色的怒放的“云朵”,许是土肥水足的缘故吧!记得春天时,这些柳树也是最先发芽,老早就带着一层绿

意,开始描摹春天的模样。忽然一阵风过,树摇晃,叶飘零,风卷着片片落叶从树上飞下来,在空中打了好几个旋儿。这正是秋风的微妙之处,它极温柔,害怕落叶痛似的,轻托着,把它们放在地面上,或者河面上,又或者我的身上。在这些翠色的“云朵”下走过,身上沾了落叶,就沾了秋意,胸无点墨的人也成了诗人。

但这些风景之曼妙,皆在初秋。河流还带着粼粼水痕,树木也还算葱茏,银杏和红枫最好看,一个黄得流金,一个红得似火。但这样说又觉得很不准确,那种黄和红,是一种很难用语言说清的颜色,你得从树下走过,让心来说话。偶尔还能撞见几朵野花,在秋风里兀自抖开鲜艳的裙衫。一旦深秋,风会凛冽起来,仿佛要卷走一切的草木葱茏,到那时我总待在房间里,不愿再出门了。我只能透过窗户,望见摇摆不止的大树和形迹匆匆的行人。

秋雨已不任性,它来之前会给些预兆,或极闷热,让人抓狂,或是先刮来一阵凉风,极体贴的,给你时间备好雨具,不消多久雨一定来,也不大,不猛,却渐渐沥沥,让人惆怅。有时不成雨,是雨雾,迎面扑在脸上,凉而润,扑在眼镜上,看到的便全是秋的朦胧了。雨后便是清凉,正如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,骑车需加一件薄衫了,老人和儿童甚至要再添一

件厚的外套,更小的孩子甚至得穿上薄袄了。

有人说,城市是听不见蝉声的,但我确信秋蝉是有的,隐隐约约,似有似无的样子,你需静下心来仔细聆听。我甚至还在无数个午后听到过不知名的鸟儿的啼鸣。因为办公室在南环,往南全是白杨树,一到秋天,蟋蟀尤其多,真不愧是北方秋季的特产,它们躲在各个角落里,在我们安静工作的时候时不时传来一两声啼唱,并不聒噪,最多三五声即止,声音是清脆的,甚至还有点动听。如果仅仅这样,我欢迎它们在办公室长住。但它们亦有可恶的地方,我精心培育的多肉小苗被它们当美食吃了精光,而那些多肉老桩也无一幸免被它们啃得伤痕累累。我心痛之余,权作秋天留下的痕迹吧!

这秋天的痕迹,我想除了上述之外,大概还有就是,我日日从结满青果的柿子树下走过,青果渐渐变了黄,最后小灯笼般红彤彤的挂在枝头;紫薇花由红变白,开了又谢了,孕育出无数不知是花苞还是果实的小圆球;青木褪去绿裳,露出筋骨,一点点变瘦,却一点点拔高……行文至此,我忽然发现,这些秋天的痕迹,不正是岁月的痕迹吗?如果把这些痕迹连成线,不刚好是一条岁月的轨迹吗?我们有谁不是沿着这样的轨迹长大,或者老去的呢?

散文·乡村风情

老家门前那条路

□李季

老家门前那条路是土路,非常窄,两头牛交错而过,难免会碰上肚皮。路这边的小草说悄悄话,一定会被路那边的蚂蚱听到。

路不长,十来分钟即可走完。路东头是另一个村庄,过了这个村庄再向东,是一条很宽的水渠。站在水渠边向东看,是一座山,山高不过四百多米,因兀立于平原之上显得非常高,因此被叫作东大山。路西头是大河,河边有古老的渡口,通向外部广阔的世界。

路两边是庄稼地,西头的地较低,种着水稻、毛芋,东头的地较高,种着西瓜、豆角、芝麻。稻田间有水渠,连着两方池塘,夏天涨水时这条路会被淹没,村里人出来进去,要挽着裤腿涉水而过。也有调皮的孩子在路中间挖坑,放进荆棘,蓬上树枝,盖土,伪装成陷阱,总被狡猾的大人识破,三两锹土就给填住了。

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这条路上拍纸板、跳房子、滚铁圈,或趴在路边草丛里掷泥块玩打仗。很多时候一边玩一边等干活的大人从地里回来,或等去县城卖菜的父亲挑着空竹篮回来,然后钻进竹篮里,兴高采烈地让父亲挑回家。比较惨痛的记忆是,有一次独自走过时,迎面过来一只大公羊,一仰头把我抵进稻田里。还有一次,被两只大白鹅围困,只到小伙伴来救才得以脱身。

夏天,母亲们经常去河滩割草,晒干后用来做饭,我们也经常跟去,在河滩玩耍。所以,我们对这条路的西段很熟悉,而路的东段及路东头的村子则是相对陌生的地方,印象中就去过几次。记得进村后第一所房子是个铁匠铺,里面热气腾腾、叮咚作响。小学三年级时,班主任办公桌上的挡杆断了,让我拿到铁匠铺焊接。那时候办公桌也是三个抽屉,但不是每个抽屉上都有锁,而是一根铁杆从桌子这头横到桌子那头,一把锁就把抽屉全锁住了。放学后,我一只手拿着一截铁杆,抽打着路边的荒草,到了铁匠铺。论辈分,我当喊铁匠“哥”,他那时候还没结婚,我按老师的交代喊他“大哥”。说清楚来意,他一会儿就修好。然后我把老师给的修理费交给他,他说小活不收费。我拿起铁杆,把钱扔到门口的小木凳上就跑了,他追到村外,把钱塞进了我的书包里。后来,碰见我的父母和老师,他还夸我有礼貌、懂事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,他们那个村磨豆腐的朱家在路边搭了个房子卖豆腐,不久又有人家挨着豆腐坊搭房子,开理发店、卖卤肉、卖烟酒、修自行车,很是热闹。朱家每天来卖豆腐的是他们家的大女儿,后来和卖卤肉的小伙子好上了,家里不同意,两人私奔了。豆腐店和卤肉店因此关了门。这里热闹了没两年,又沉寂下去。

自从初恋的女孩沿着这条路来过我家之后,我坐在窗前,总会不由自主地向外张望,盼望着她仍能为我而来。那么多开花的早晨、落雨的黄昏,就在这盼望中过去了。我到外地后,每次回去,吃过晚饭,都会在这条路上徘徊,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,怀想一河之隔的女孩。每次离开家时,父母总会在这条路上把我送出很远。

在外地上班没几年,父亲病逝,他在这条路上被抬向远方,从此再不能返回他苦心经营的家。我们就此迁往外地,老家再也没有家。

老家门前那条路,有欢乐,也有悲伤,有生离,也有死别。老家门前那条路,不知何时才能重走一遍。

随笔·人间百味



□张荣丽

据说这是一段传世的爱情。

他叫唐玄宗,是谈笑间檣灰飞烟灭的一代君主;她叫杨玉环,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绝代佳人。

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权势之下的爱情华美绚烂。骊宫深处,仙乐声飘。霓裳羽衣,流风回雪。六宫粉黛无颜色,从此君王不早朝。

这是举世瞩目的爱情,甚至教唆了世人,存了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心。

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。越繁华的往往越不能长久。

马嵬兵变,命悬一线,他的皇位危若累卵。他下旨,她赴死,终于平息了天下悠悠之口,他的权势重新稳固。

只是,据说他从此不再快乐。

白居易的诗歌很美。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他做到了。“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他得到了。命运很公平。

也只能这样了。只因他是世人的中心,亦是她的中心,更是他自己的中心。他的世界天高海阔,生命中来往往往的女子,清丽绝俗抑或风华绝代,不过是一幕幕美丽的点缀。

或许他爱她,然而他的爱,也不

诗歌·花香冰韵

花与鸟的恋歌

□孙亚洁

我来的时候,河上街秋光明媚
花朵与鸟鸣簇拥着
香风追随
来吧朋友,让我们相约花鸟节

碧波追赶着岛屿,暗恋着
岛屿的影子
水滴般的鸟儿
与《诗经》里耳鬓厮磨的草木
窃窃私语着
放弃了山林的老虎
在高耸的栅栏内徜徉,依旧
头顶滚烫的太阳

摩天轮擦拭着云朵的翅膀
过山车从火辣辣的山歌里
呼啸而过。时间缤纷
满目挤挤扛扛
活色生香的游戏器材呵
都是长发及腰的新娘

这闪烁在沙澧河畔的神州鸟园
这相互辉映、相互纠缠的杯盏
已斟满了酝酿千年的美酒

问情

过如此。

爱情,最凄凉的幻想。
据说这是一段传世的爱情。
他是周小林,一个普通的南方男人;她叫殷洁,一个普通的北京女子。
他们不期而遇,却宛如久别重逢。整整五年的鸿雁传书,千里奔袭的热烈告白,他终于赢得美人归。她离开故乡,与他携手同游人间。居无定所,却安之若素。

又有何难。原本心之所属,家之所在。

她终于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长久停留。她对他说:好想有个属于自己的花园。他愣了一下,说,给我一点时间,我会送你一个全世界最美的花园。

然后是陈奕迅唱过的十年。承我此生美景,许你一世欢颜。他用全部积蓄租下送给妻的梦想花园。

洗尽铅华,筑梦山中。种花弄草,赌书泼茶。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。生活很慢,生活很美。

他们很平凡,在《朗读者》之前,没有人知道他们。他们很不凡,结婚二十多年,无儿无女。他们的感情,已经不需要任何传统形式的纽带和羁绊,依然稳如泰山。

不仅如此,“60后”的他们,竟然情怀如诗,日日吟唱——“不要愁老之将至,你老了一定很可爱。”

只要有你,便拥有了全世界。
爱情,最幸福的信仰。

